

編者的話

探索亞洲戲劇／劇場教育——由跨文化、本土化到亞洲作為方法

為了要轉移以西方為中心的知識生產範式和方法，臺灣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（2006）建構了亞洲作為方法（Asia as Method）的理論架構。亞洲作為方法所指不單只是研究亞洲，又或者引用亞洲的理論框架來抵抗西方的，而是要扭轉知識生產上東西方權力關係不平的現象，從以去殖、去帝國和去冷戰。是故，陳光興提出，要以亞洲作主體，把中心由西轉到東，並了解和確認其多元、異質和混雜的特性。而更值得關注和深思的是，在這種特性中，西方殖民遺留下來的文化，早已成為亞洲一員，能否／應否割捨，或如何運用，乃從事亞洲文化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
以戲劇／劇場及其應用為例，在過去幾十年間，西方的理論、實踐模式和經驗引進到不同亞洲地區，究竟這些西方的文化產物，怎樣與亞洲展開對話，協助我們產生批判的知識來去殖、去帝國和去冷戰？同時，有關的亞洲研究結果和實踐經驗，又如何啟發西方的同業？或許，我們也該有「亞洲應用戲劇／劇場作方法」的想像，努力地去解答這些問題。

以陳光興（2006）編輯的學術期刊《Inter-Asia Cultural Studies》為例，其宗旨為：「（1）以亞洲地區為核心，生產及流通批判性的知識；（2）逐漸地去連結亞洲（及其之外）原本不相繫的批判性知識社群，同時促進彼此之間的對話；（3）提供一個知識分子的平台，使學術生產與社會運動之間可以產生互動」（頁341）。這些想法和願景，其實也是本刊一直努力的方向。而今期收錄的幾篇文章，亦正好說明「亞洲應用戲劇／劇場作方法」的可能性。

陳玉蘭與Julie Dunn一文回顧及總結了她們及其所屬院校，協力發展的一個戲劇課程。由澳洲專家帶領，度身訂造，到課程自立發展，當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課程及其理念的遷移，而是戲劇或應用戲劇的本土化。一如過去殖民的歷史，香港會引入／借用西方改革及創新的手法，但如何從中慢慢地走出自己的路，落地生根，卻不是所有借用或遷移的結局。這篇文章給我們很好的案例，第一，就是要弄清目的和定位，究竟借來作甚

麼、戲劇為誰；然後，就是要建立平等的協作關係，保持雙方積極的參與和投入。期間，作者認為「熱情、夥伴、權力、堅持」等乃關鍵條件。這個案說明，跨文化的本土化不再是想像，從行政人員、教師與學生口中，課程不斷在全球與本土、香港（東）與澳洲（西）、局內局外……的對話中成長，結果是令所有參與者能超越及拓展自身的界限。

如果上文主要談條件，王婉容一文即分享了國立臺南大學（南大）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的課程理念及執行方式，他們運用西方作為方法和參考框架，一方面為臺灣培育應用戲劇的人才，一方面則為各個不同的社群充權和發聲。王氏指出，理論上，對話性創作、大眾與公民美學、批判性教育學、服務學習等思潮都影響該系的創立；戲劇教育方面，創造性戲劇、教育戲劇、教習劇場等，以及應用戲劇方面，口述歷史劇場、生命故事劇場、一人一故事等，都一併兼收並蓄，因地因人而制宜。不過，上述種種的西方輸入，當中有統合越南新移民的鄉土表現形式，更重要的是輸出了臺灣的本土人才、人民聲音、歷史反思等等，都體現了陳光興（2006，頁144）的「批判性混合」（critical syncretism）的策略，來重建地方主體，抵抗各種壓迫。Jonothan Neelands（2005，周小玉譯，頁88）對臺灣戲劇／劇場教育的期許——「將自己從舊殖民強權中解放出來……形成自己對民主教育的獨特想法」由南大逐步實踐出來了。

華語地區只有零星的戲劇／劇場觀眾研究。羅婉芬一文，研究博物館劇場的中學生觀眾的參與和回應，對亞洲應用戲劇及其參與者的研究應有所啟發。她引用了參與劇場及借Adrian Jackson的教育劇場框架構架和Stuart Hall的編碼／解碼理論，來闡述中學生觀戲的過程，以及如何建構意義。西方的應用戲劇模式、理論架構，均有助本地觀眾抵抗官方主導的歷史觀點與論述。

除了上述的亞洲經驗外，我們也收錄了Asterios Tsiaras 就教育性戲劇對希臘九至十一歲兒童的社交能力影響的研究。研究結果顯視教育性戲劇有助兒童的社交發展，而這效果是不論研究對象的年齡、文化和背景。作者指出，希臘教育日益趨向偏重認知發展，而忽視社交能力的問題，提倡教育性戲劇這一類活動，並研究其多方面的效用，有助平衡學童的各方面發展。回到亞洲，在應試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下，我們似乎面對更大的挑戰，也應更著力推動戲劇在學校與教學上的應用與研究。

很多亞洲國家和地方，都有著殖民地的過去，並受著西方文化宰制與影響，與本身在地的文化，及過去的儒家文化混雜相連。但是，把亞洲看成一體，同樣令人充滿疑問。事實上，不同亞洲國家與地方，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不一，其文化混雜、權力結構等情況各有特點，戲劇／劇場及其應用狀況自然各有不同（Wang, Tam, Kim, & Kok, 2013）。以香港為例，經歷超過一百五十年英國殖民統治，在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，其政治、社會與文化在後殖民或後九七時期，面對的種種變化、挑戰異於臺灣。於是，我們不禁要問，誰是亞洲？自陳光興提出亞洲作為方法的論述後，近年，「香港作為方法」（朱耀偉，2016；陳冠中，2016）、「臺灣作為方法」（李育霖，2009）的想像、討論與實踐應運而生。我們本刊未來的出版，在戲劇／劇場及其應用的研究與討論，還有更多亞洲作為方法的借鏡與對話。

參考書目

- 朱耀偉（2016）。**香港研究作為方法**。香港：中華書局。
- 李育霖（2009）。**翻譯闖境——主體、倫理、美學**。臺北：書林。
- 陳光興（2006）。**去帝國：亞洲作為方法**。臺北：行人。
- 陳冠中（2016）。**是荒誕又如何**。香港：牛津大學。
- Neelands, J. (2005)。教育戲劇的多樣面貌——教育戲劇在學校中的應用（周小玉譯）。載於**2005臺灣教育戲劇／劇場國際年會：戲劇教育國際論壇**（頁79-94）。臺北，臺灣藝術發展協會。
- Wang, W.-J., Tam P.-C., Kim, B.-J., & Kok, H.-L. (2013). New imaginings and actions of Drama Education and Applied Theatre in NIE4 in Asia. *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*, 18(1), 79-93.

譚寶芝
香港教育大學